

北京双宇动力策划
语思·语用·语典

本书收
集了陈志炜、吕伏阳、陈
佳源、张智宽等优秀少年作家的
力作50余篇，以优美的语言，华丽的故
事向我们展示了青春期遭遇的种种欢乐、
困惑和叛逆情绪，随之伴有成长过程中不期
而至的疼痛。

主编 高长梅 编选 肖诗雅 尹利华

青春的记忆·90后校园文学精选

以前，或者曾经。多么残忍的字词。撕破了我所有弥漫在那个
夏天吹鼓起来的泡泡，撕裂了我所有关于你的年年岁岁里的梦。那些
无关于爱情的东西，也会在某些人的脚步里加上眼泪沉重的分量……

我们是糖， 哭到 哀伤

青春是永世的诗篇，爱情是诗篇的主旋

你曾说过要给我放大的烟花，我当时觉得好暖好暖，但是现
在的我只能独自接着这些关于心情的文字，看它若风，望它若冢，
觉得孤单。

未来出版社

语思·语用·语典



青春的记忆·90后校园文学精选

我们是糖，甜到哀伤

◎ 高长梅 主编

未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是糖,甜到哀伤 / 高长梅主编.- 西安:未来出版社,2009.8
(青春的记忆·90 后校园文学精选)

ISBN 978-7-5417-3727-5

I. 我… II. 高…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0493 号

我们是糖,甜到哀伤

WOMENSHITANGTIANDAOAISHANG

高长梅 主编

丛书策划 李建明 陆 军
丛书统筹 唐荣跃 刘七平
策划编辑 孟讲儒 唐荣跃 尹利华
责任编辑 王 元
特约编辑 肖诗雅 樊会影
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
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
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
邮 编 710082
印 刷 北京市通县华龙印刷厂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1/16
字 数 209 千字
印 张 14.5
书 号 ISBN 978-7-5417-3727-5
定 价 22.5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第一辑 摇响青春风铃

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 / 翅膀是落在天上的
叶子 / 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 / 只是我早已
经遗忘 / 当初是怎么开始飞翔 / 孤单是一个
人的狂欢 /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……告诉我 /
叶子的离开 / 是风的追求 / 还是树的不挽留？

陈志炜专栏 陈志炜 /3

消声·年华 龙 柯 /17

梦想因执著而飞翔 张秋喻 /27

为了“第一” 王永祝 /34

雨 季 沈 乐 /37

采摘幸福 龙嘉苑 /39

名次悲喜录 武紫瑶 /40

书中照影长安花 张东升 /42

似水年华 朱森幸 /45



第二辑 品味自然四季

一朵朵花凋落，又有无数的花在绽放，
这便是花的生命；一代代死亡，又一代代生
长！生命之花也是一样，其中有无数花朵凋
谢，但生命之花的绽放是永无止境的。

总有一种美丽让我们回忆 吕伏阳 /53



四季故事	谭笑音 /56
生如木棉	马千驹 /58
野 菊	赖 培 /60
繁星点点	梁落雁 /61
雨点，飘飞的诗意	胡大海 /63
风的叹息	徐 浩 /65
穿越千年的寂寞	郝 莉 /66
思念在夏季	叶珊珊 /68
夜不寐	胡怡闻 /70

第三辑 聆听生活音符

让我们消磨光阴 / 追逐我们脑海中 / 车辆的洪流 / 我需要你 / 及你的支持 / 去找到我自己 / 如果我躺下 / 那么就躺在这里吧

陈佳源专栏	陈佳源 /75
春田花花幼儿园	宋 泉 /84
梧桐花落	柳 菁 /86
那弯弯的小桥	谢秋云 /88
花 缘	蒋颖婕 /90



- 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李 露 /93
- 有个老班叫刘鹏 崔 喆 /96
- 我已找到天堂 黄紫蕾 /99
- 种快乐 赵 东 /101
- 成长中的故事 班俊敏 /102
- 父爱永恒 陈荧荣 /105
- 酸·甜·苦·辣·咸 黄琬清 /107
- 生命就在那一瞬间 陈 伟 /109



第四辑 打开情感抽屉

你曾说过要给我放大朵的烟花,我当时觉得好暖好暖,但是现在的我只能独自摸着这些关于心情的文字,看它若风,望它若冢,觉得孤单。

- 落寞在春景里的秦少游 王黎冰 /113
- 我的“死党”叫品达 王黎冰 /116
- 消逝在记忆里的旧日星光 辜好洁 /121
- 海的葬礼 严 影 /136
-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郁 诗 /140
- 兄 妹 吕 品 /143
- 夜的第七章 沈 乐 /151



- 紫罗兰和日记本 周萌萌 /155
烟花城,文字成家 张东升 /159
微笑的狐狸 谭盼盼 /165

第五辑 走进奇幻空间

你可知,若回首,我宁愿粉身碎骨。

院落中,樱花树纷纷扬扬撒下一地的纯白,铺下一地的
凄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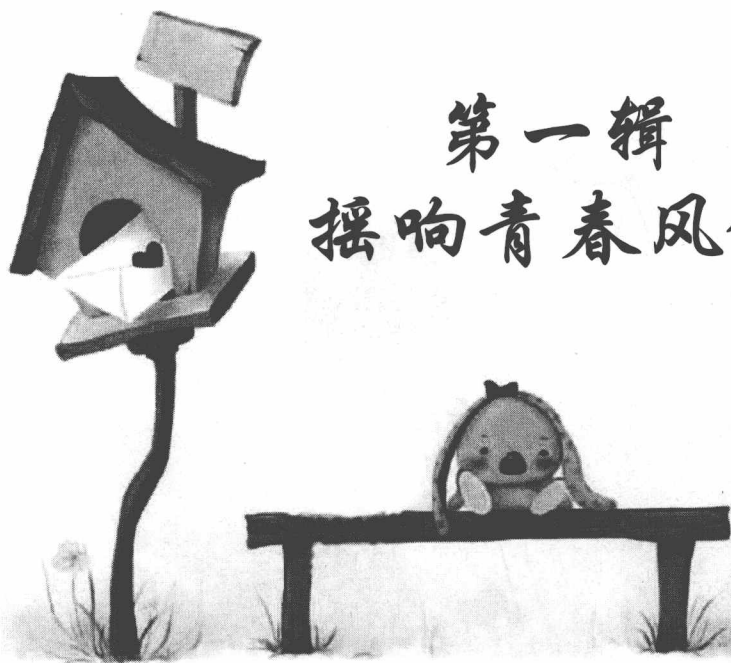
往日的一派繁荣,如今只剩下萧墙破壁,满目荒凉。

- 张智宽专栏 张智宽 /171
钻石魔链 刘珂 /184
魂系宁远 张道 /192
雀影·黄沙 蒋丽扬 /200
樱祭“天使” 傅晶晶 /204
一个人的城 胡大海 /207
不复建安 谷晓曦 /209
大雁与青蛙的传说 熊挺宇 /212
天山雪莲 张思敏 /216
《孔乙己》新编 单旭凌 /21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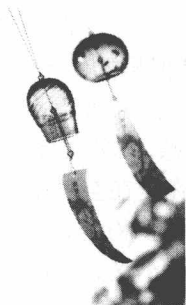
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 / 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/
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 / 只是我早已经遗忘 / 当初是
怎么开始飞翔 /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/ 狂欢是一群人的
孤单……告诉我 / 叶子的离开 / 是风的追求 / 还是
树的不挽留？

第一辑 摇响青春风铃





插图作者：关依琪



陈志炜专栏

青春

【人物档案】

陈志炜,1989年4月出生于宁波。
居住在灰色南方,喜欢安静的生活。

曾就读于宁波柴桥中学,现已毕业,
在浙江横店影视学院学习编导专业。

最理想的生活是:看书写作到自然
睡着,睡觉睡到自然醒。且家里有阁楼,
白色阳台,在阳台上写作时除了蝉声鸟
鸣没有任何噪音。

曾获得过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、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
奖。作品见于《创新作文》,以及一些新概念相关合集。



走访七色花

陈志炜

我的童年坐落在一个很干净富足的年代。那时,我的脑瓜子已不用像莫言小时候般拼命思考如何弄到食物了。当看《莫言散文》时看到莫言那一时代的孩子“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肌肉”,“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”,“肚皮仿佛是透明的,可以看到里边的肠子在蠢蠢欲动”时,除了微微的哀怜,更多的是庆幸。



在那些黄旧的时光里，下午放学总是很早的，于是我们一帮小伙伴常常一起去瞎晃。一次，我们晃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周围的风景我们都不熟悉，许多矮墙连着矮墙；渐走渐深，就全是树与杂草了。青色的雾弥漫在空气中。我们知道这是完全属于我们的天地。我们跑去教室拿了许多粉笔，大汗淋漓的我们开始在矮墙上画画。我们画了一墙又一墙的云朵和小鸟，一墙又一墙，直到暮色四合。我们拉着勾互相承诺，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，谁也不许告诉别人。

从此，我们常常跑去秘密基地的矮墙画画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在小区那棵大樟树下分享各自看到的故事。

在樟树下，我们看到白雪公主吃下了毒苹果而王子吻醒了睡美人；我们看到阿里巴巴智斗大盗的智慧与他哥哥的贪婪；我们看到快乐王子那颗被人遗弃却价值连城的心；我们看到丑小鸭飞了起来，晃动翅膀变成了天鹅；我们看到爱丽斯迷了路，蹲下来哭泣……

阳光照得樟树散发出浓郁的辛辣气味，我们都听得不敢大声喘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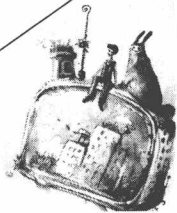
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喜悦的是《七色花》的故事。一朵花的七片花瓣竟有七种不同的颜色，而每一片花瓣又可以实现一个愿望。珍妮摘一片花瓣，唱几句小歌，便可以去北极游玩，便可以拥有一整屋的玩具。

“你们知道珍妮用最后一片花瓣完成了什么愿望么？”说故事的人眼睛眨巴眨巴，像穿上了新衣服、口袋里塞满了糖果般得意，“她让一个瘸腿的小男孩康复了。”

在听完《七色花》的故事后，我提出要种七色花。我们像小鸟般掠过秘密基地里大树低压的枝，掠过大簇大簇水藻般纠缠不清的杂草，我们跑向了秘密基地的最深处。我把七彩的橡皮屑捏成的小丸当作种子，埋在了土里。我们都相信她会开花。我们在土地上留下了各自的名字。

多年以后，我回到了童年居住过的地方，我看到原来画过画的墙壁都已荡然无存，原来讲过故事的地方樟树已不知移去何方，而埋下七色花种子的地方已变成了水泥地。母校长满杂草的操场铺上了柔柔整齐的草皮。那张我用小刀刻过名字的课桌，那扇被踢坏的门，自然已被时光喧嚣激烈的漩涡埋葬了。

多年以后，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看到我的弟弟戴着耳麦，左手一杯摩卡，正在电脑前玩网络游戏。他的身后，我看到一座很大的城市，灯火辉煌。我看到那座城市，像一把刀，穿过无数孩子的童年，





穿过他们的思维,然后把他们都杀死了;他们的血流了一地,而他们面带微笑,浑然不知。在这个平面化、欲望化的年代,在这个讲究速食的年代,神性早已成为一个笑话。七色花早就凋零了。

记得张晓风有一篇散文诗,《春之怀古》。她在文章的前大半,用了大把明亮的语言描绘春天的美,春天像一阵明媚的风,温柔地穿透我的身体,浸透我的血液。在文章的最后,她却如是写道:

“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,或者,在什么地方,它仍然是这样的吧?穿越烟囱与黑森林,我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的春天。”

而现在,我好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的七色花;穿越烟囱与黑森林,我好想,回家去。



生如夏花

陈志炜

使生如夏花之绚烂。

——泰戈尔

壹

在朴树《生如夏花》刚出来时总有人问我,你知道“生如夏花”的出处么?我说不知道,佯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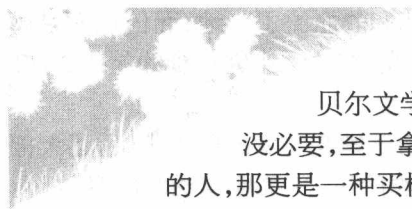
无需问出处的,单这四个字,就是一种力量了。

但一次一个人笑着回敬我,哈哈,不知道吧,是出自泰戈尔的诗句哦!泰某人可是印度为数不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呀!

我问,你知道北岛么?

他茫然,不知道。

我说,这可是惠灵顿的所在地,新西兰的重要组成部分哦!



他更茫然，这和泰戈尔有什么关系？

我不想告诉他北岛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奖得主。觉得“问出处”很多时候都没必要，至于拿着那个“出处”到处卖弄，不关注文字本身的人，那更是一种买椟还珠的行为。

貳

先不说“生如夏花”及“买椟还珠”，先说说我的一篇文章。

《蝴蝶记(断章)》。

名为“断章”，实是因为这是我从自己的长篇中随手截下来的片段。断章成文。

我这人实在太懒，所以长篇一直写写停停、停停写写，改改删删、删删改改，写了很久，却仍看不见结尾的影子。

这是一部关于回忆与梦想的小说。

叁

说到梦想，想起最近很热的圣心瞳事件。一个叫圣心瞳的大男孩，为了成名、出书，自导骗局，冒充丑男，欲引起媒体关注。还有某少年作家，以一元钱的价格卖掉小说的版权，来炒作自己。未“引起轰动”，便在发布会上导演“韩寒粉丝怒砸郭敬明雕像”，甚至在网上声称此作品是“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”。

突然想笑。

难道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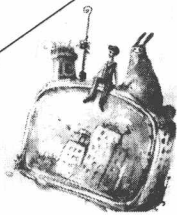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经指着某著名作文大赛的报名表说，等我拿了奖，老子就退学。结果等我真的拿了奖，却安静得若未发生过任何事一般。仍是每天单肩背书包上学，在课桌下啃饼干。别人说，陈志炜，你向教育制度妥协啦！不是妥协，只是突然觉得，我这样的退学，说是退学，毋宁说是一场表演，热闹了别人，却做不了自己。

肆

嗯，再回头说《蝴蝶记》吧。

《蝴蝶记》是关于回忆与梦想的。其实，有“梦想”是没有错的，错误的是追逐不属于自己的梦想。

记得《小说选刊》上曾登过一篇小说，





叫《蝴蝶》，责编说，年轻时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能要的，能要的又不一定是想要的。

是的。

我的《蝶蝶记》写了青春，事实上是时光对梦想的层层筛选。我们或流连或迎头奋进，终于找到了自己。像我在某章中说的：“梦想，像一枚时光打磨过的红豆，渐渐，光亮温润。”

突然觉得写作《蝴蝶记》本身就是一种静静开放的过程。每天，或写一两句，或写四五段，这是一种美丽的状态。不为出版，不为成名，只为写作本身的愉悦。

伍

突然发现，离题太远，“生如夏花”已被挤至一边了。

《生如夏花》，朴树为自己的专辑取了一个绚烂的名字。

以前就很喜欢朴树的歌，《那些花儿》，还有《白桦林》。那些忧伤都是那么真实，毫不造作。他的歌都是透明的——你进出自由，他肺腑清澈。

我想朴树确实是“生如夏花”的，因为他的灵魂不含任何杂色。

四年才出一张专辑，几乎不开演唱会。

——不去评说他的歌曲，单这些就足以说明他内心的纯净。是的，他的生命是音乐，是那种或空灵或清越的节奏，而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身价。这样，也无怪乎专辑出版后会有无数听者（我用了“听者”，而不是“粉丝”）在报纸、博客上表达自己对朴树的喜爱了。

他的灵魂是最真的。

陆

说了这么多，我想谈的其实是一个形式与内容的问题。是躯壳与灵魂的问题。

夏花的绚烂，并不只是形式上的疯狂，而是一种灵魂上的饱满的盛放。是一种迎向阳光的永生精神。

比如年华正如盛放——

抛开个人好恶来说，韩寒的年华，是一种盛放；郭敬明的年华，亦是一种盛放。我们被他们的绚烂灼伤双眼，欲去追逐，却忘记他们的灵魂本就是无可复制的。他们雕刻的是自己的灵魂，绚烂的是自己的绚烂，谁也无法抢夺。“梦想”，是自己的灵魂的事儿，与他人无关，不是么？

说到底，盛放的过程是找到自身灵魂的过程。或者说，生的过程便是找



到自身灵魂的过程。

七堇年的《大地之灯》中,爷爷对卡桑说:“卡桑,你一定要有善美的灵魂。”

是的,让形式去自生自灭吧,没有灵魂支撑的盛放是一场不可救药的歇斯底里。而我们,应自己雕刻出最善美的灵魂,去盛纳最热烈的阳光。让夏风去歌唱青春吧,让年华在蝉声中升华——

我们的生命,是最绚烂的夏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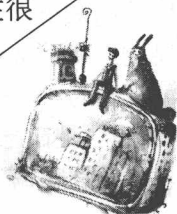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的钟声

陈志炜



因病休息了几天,一直在家上网,又逢周末,上网上到恶心,便出去晃;结果一不小心晃去了上海。晚上七时的软座,一张五十纸币加四个硬币换一张车票。长长的行车路线像流星轨迹划开黑夜,到上海时我已若失去光泽的陨石,不想说话。在火车站下车后坐了公交,公交上的音乐是《痴心绝对》。四个小时火车灯光的照耀让我的眼睛没心情看夜景。这个国际化大城市居然以这样的方式落在我面前。若《米》中五龙闯入那个城市。

第二天我乘了地铁。差不多是乘着玩。地铁是埋藏在地下的城市。上海的忙人多,所以有人出的高考作文题就是《忙》;大家都步履匆匆目光不断摄取信息,而我一步三晃,就差脑袋上顶个云鬓,实在很不、伦、不、类。地铁没几分钟就一列,掀起微微的风。我缩在某个角落凝视人群,在本子上涂:喧嚣杀过来,寂寞踏过去。然后被这几个字吓了一跳。靠,地球上还有这么酸的东西,真是酸得炉火纯青登峰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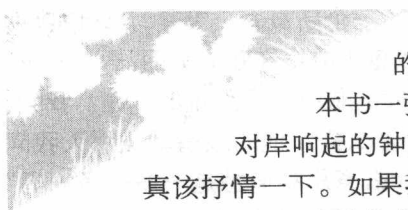
极了。人家霍艳在这种地方涂涂抹抹整来了一个新概念一等奖，几米哗哗两下就一本《地下铁》，我涂鸦这种文字真是故意去成全红花的美丽。

地铁来的时候我问了候车区上维持治安的叔叔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我问，如果地铁来时我把一本书扔在了铁轨上会怎么样？他的表情就像那天我问语文老师“问君能有几多愁中的‘多’字是什么意思难道愁是一多一多的吗”时，语文老师的表情一样。他显然被我吓坏了，手舞足蹈了半天后他告诉我：你的书会没掉的。

地铁站的出口处有人在发民航的广告卡，还有一大帮人围在一起像测量土地般谨慎地打扫卫生。听说巴黎的清洁工小时工资比普通白领高，不知在这里擦一天地板或发一天广告卡能赚多少钱。如果现在是在写考场作文我想我一定会编，说工资很低很低，然后大谈竞争意识生活态度与人生的关系。

后来我发现新大陆般挖掘出了一个书店。我这人在书店泡是没底的，前提是我是一个人去且去前没喝太多水，所以我不详细叙述我在书店的发现了。反正我自己觉得没走两圈就一小时了，书店里的时光真是白驹过隙般啊。我在书店的某个角落找到了一本《新叙事学》，兴奋了半天，想上海的书店就是“弓虽”啊，宁波的都那么媚俗，偶尔有本叙事理论的也是“经典叙事理论”的，“新叙事理论”的找也找不着。付钱时我兴高采烈天真无邪地问收银员阿姨：这个书店是叫“小众书屋”吗？收银员白了我一眼，没回答。我出了书店，一看店名：大众书局。

坐在滨江大道椅子上看江看书时，居然又有人来发民航的广告卡。此时我口袋里已有不下四张广告卡了。那个人死命地把卡塞给我，我说等一下，然后去掏口袋里的卡。他说不用看了我是独门的。我仔细对了一下，确实。但我还是说，独门的我也不要。最后他把卡扔给了我，指指我腿上的书，说，做书签吧。唉，当生活对我们不择手段时我们也会绞尽脑汁对生活不择手段。再乘地铁去火车站，又已疲惫不堪。余秋雨先生走得又黑又小，我却越来越“庞大”，那些钱的等价物体积与质量都是钱的数倍。我想，扔一本书地铁也许会把它轧“没掉”，但我把现在这一袋东西全扔下去明天报上绝对会有地铁事故的新闻。突然又觉得那个 1989 年 3 月 26 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诗人真是没素质，自己想死不跳楼不吃安眠药还要拖累一车厢的同志。这个诗人有一句诗是“姐姐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”，我想他不关心人类是“一到里”（宁波话，意为向来如此）的，从他的死就可以看出来。



要进火车站时数了一下口袋里的广告卡，六张；我把它夹进了书里，一本书一张，正好。突然想起在滨江大道看书时江对岸响起的钟声，破江风，一声一声，撞击耳膜。我想我真该抒情一下。如果我是徐志摩，我可以说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；如果我是慕容雪村，我可以说，上海，今夜请将我遗忘；如果我是郭敬明，我可以说，现在我想回家过年，我想快点快点快点，回家。可惜我谁都不是，我不过是路过上海，路过而已，所以我只是一声不响地踏入了火车。

考试

陈志炜



结局已死。

老师在黑板上画满数字与公式，讲得唾沫横飞；下面的脑袋横七竖八。下课铃一响，老师把书本一合，拍了拍衣袖上的粉笔灰，走出教室，说，明天考试。有个同学叫起来，啊？老师头也不回，明天考试。那个同学跑到门口，对着老师的背影猛唾一口，说，考考考，整天只知道考，出门别被车撞死。老师走了几步，回头笑着看看他，嘴角微动了一下。

那是个没有季节的季节，总有许多许多的色彩流在天空，空气忽而橙红，忽而水蓝。走在回寝室的路上，偶尔会吹来一阵大风，这时路两边的树就会一齐落叶。与其说“落”，还不如说是“弥漫”。叶子是弥漫在空中的，手轻轻一伸，便能抓住好几片。那个小孩就开始一片一片抓叶子。他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在地上画圈。他在地画圈，画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圈，有的排成一字，有的交在一起像奥运五

